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五十四回 遇谷神恨殄天物 逢社令惡壞人心

三緘師徒自離老母村莊，望故里進發，曉行夜宿，已十餘日矣。一日行至老萊觀，三緘愛是觀前溪一帶，觀後青松翠柏，密布濃蔭，因謂狐疑曰：「師徒奔走長途，勞頓已極，且暫息此觀，消閒三五日，然後歸里未遲。」狐疑曰：「師不言，弟子久欲息肩矣。」紫光曰：「吾師素好早行，吾身倦甚，如在此觀息足，吾必睡過盡情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於道旨尚未有得，如其得之，不戀睡魔矣。」師徒且行且語，已入觀中。內僅一僧，頹然已老，破灶缺釜，貧困堪憐。三緘見而詢曰：「老衲年壽幾何？」老僧笑而不答。三緘曰：「觀老衲之容貌鬚眉，恐逾杖國期矣。」老僧搖首曰：「不止。」三緘曰：「汝壽其期頤乎？」老僧笑曰：「虛過期頤五載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大壽，尚康強若是，岡陵之頌可詠及之。」老僧曰：「貧促似丐，壽高何庸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得其富，必得其壽，壽得而何幸如之。」老僧曰：「吾居是觀，雖極困窮，目睹遠近山鄰，至富者轉為貧促，至貴者轉為愚賤。因思前哲有言：『富貴兩途，無異花開花謝。』吾觀於是而猶以為久耳，吾常擬失富貴如灼紙然。吾雖至貧，富貴者其人幾易，而體尚強健，又暗暗為之自喜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天下之最難得者惟壽，不識老衲何修至此？」老僧曰：「吾身歲歲康強無恙，溯厥由來，吾似有以識之，而究不知是此否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何？」老僧曰：「吾自七齡怙恃俱失，依歸無所，吾舅尚是觀僧哀之，觀僧亦傷吾孤而收為徒。迄今九十八載，不起絲毫淫念，真精未嘗一泄，飲食未嘗過飽，性氣未嘗濫發，紅塵看破而百憂俱忘，世故深知而一毫無擾，恬恬淡淡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人見吾壽而驚以為奇，吾不自知有壽而忘乎其老。壽算之大，殆以是歟！」三緘顧謂狐疑、紫光曰：「老衲可謂不知元道而深入元道者也。吾等習道，尚其以彼為法焉。」老僧曰：「道長其道中人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淺淺學習，其功猶未如老衲耳。」老僧曰：「敝觀貧甚，積無餘粟，爾師徒可入市中，飲食較為便易。」三緘曰：「是方應有粟之可易者。」老僧曰：「有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不必入市矣。」遂取銀數兩，命及紫光，與同老僧易粟富宅。師徒自此安於是觀焉。

三緘居是觀內，閒暇無事，獨於觀前觀後，或臨流玩賞，以養活潑之機；或登嶺曠觀，以長鎮靜之志。時當夏日，溪外垂楊數百樹，鶯梭巧織，燕語和鳴。三緘不忍遽歸，坐於枝下，一時詩思觸動，不禁衝口而詠曰：「垂楊覆處水交流，不息真機妙道投；可惜鶯梭時擾攘，舍人心性引無休。」吟甫畢，忽聽一聲咳嗽，響澈溪中。三緘昂首望去，上流溪岸來一上古衣冠，古貌古鬚，氣象岸岸，竟至垂楊樹下。三緘異，起而揖之。

此老亦揖，揖已，詢曰：「道士奚自？」三緘曰：「雲遊之人，何有定處。」古老曰：「吾觀爾形像，已有道意數分，可至吾家相談一二道旨。」三緘喜曰：「老丈深於大道者乎？吾當以幾席奉之。」古老曰：「大道吾雖不悉，亦略知入門之由。」三緘曰：「老丈何容太謙。」古老曰：「吾非謙也，是實言耳。」三緘又曰：「吾觀老丈器宇不凡，舉止大方，其殆文人學士歟？」古老曰：「吾非學士文人，乃村郭老農，何足掛齒。」三緘曰：「老丈府第在於何處？」古老以手向上流而指曰：「由溪登嶺，即是吾家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竊欲登堂，以領高人之教。」古老曰：「如爾不以蓬閣是鄙，速隨吾去。」言罷前導，三緘後行。

行至上流，石級千尋，緣梯而登，果到一嶺。嶺上重重畫閣，流舟映水，美不勝收。三緘暗思：「是老必朝內三公致仕歸里，乃有此朱門大第。」思之未已，已到重門，古老導至中堂。三緘參見畢，古老命坐，童兒獻茗設筵待之。筵罷，古老曰：「日將夕矣，道士休行，在此暫宿一宵，明日歸觀亦可。」

吾有事入內，爾在吾第隨其起居。」三緘唯唯。古老退入後，見紅日尚高丈許，四處遊玩，心竊訝曰：「古老導吾來時不覺，今而周視，廂廳臺榭，無異蜂房，上下庭堂，若有數十重之多。

究不識古老居何極品，宅美如斯。」玩畢歸來，兒童接入，天已昏黑，燃燈滿院，照耀如同白晝。童兒曰：「道士請入西廂，主人候之久矣。」三緘來至廂中，果見肴饌已設，古老端然坐候。三緘入席，賓主酬酢甚是相投。

正暢飲間，空然鐘聲三匝。古老曰：「叩鐘何人，所稟何事？」童兒曰：「四方布穀使者，稟稱南陽社令請加粟民間，現有行文進呈於此。」古老將文接過，命布穀使者導南陽社令，聽候發落於東廳。即在席前開文細閱，閱已而謂童兒曰：「爾傳南陽掌冊官吏入廂，吾有所詢。」童兒出，將廳內玉磬連擊三下，清韻悠揚。磬聲剛停，童兒呼曰：「傳南陽掌冊官入。」外面亦接連呼曰：「傳南陽掌冊官入。」呼畢，果來一黼黻龍衣者，跪於古老座前。

古老曰：「汝掌南陽民冊，可將是邑風氣詳細宣來。」是官叩首者三，起而鵠立，展冊宣曰：「南陽農夫耕種竭力，能止五戍畚具，以敬地祇，且不濫殺牲禽而貪口腹。至於五穀，男女咸知敬惜。風氣如此，亦是難得。惟貪財一念，有傷兄弟族黨之和，其所缺者止此而已。」古老曰：「一斗之粟，不和兄弟族黨，除去三分，只與七分。令護谷大神，一一準此。」掌冊官吏叩首出廂曰：「南陽五穀准給七分矣，南陽社令可入謝恩。」但見一位官員鵠冠博帶，入廂行謝恩禮。禮畢退出，鐘聲復鳴。童兒又報曰：「銅仁諸邑社令請谷生民。」古老仍傳諸邑掌冊官入，拜跪後，宣各地人民好殺牲禽，散棄五穀，不和兄弟，凍餒父母，以及五戍不禁，無善可查等語。古老曰：「銅仁諸邑無良若此，應宜一分不給，絕彼養生。」遂傳社令來廂，命各歸衙司理案牘。只見十數社令愁容可憫，拜舞而去。

自此鐘鳴鼎沸，掌冊所宣不一。古老或予一二分，或予二三分，或予四五分不等。予畢，愀然不樂。三緘問其所以，古老曰：「吾乃五穀大神也，受上天命，管理人間五穀，非不欲各州各縣概予康年，無如天津森嚴，如遇暴殄天物，五戍弗禁，忠孝無存之地，絕而不予。必俟彼能改悔，次歲始加增予之。

而今世道，宜絕而不予者甚眾，餓殍生民，豈吾所願哉！但世上愚頑，無人傳及，不知悔悟。道士任肩闡道，原以外功相扶，祈傳吾言：『凡地之晴雨不時，燒乾水溢，皆生民不惜天物，不敬地祇，兼之奸詐邪淫，毫無忠孝者所自取之，非上天生斯民而又享斯民也。如聆是言而人人知改，爾功浩大，不生不滅，可預卜其成焉。』言甫及此，突一金甲力士手持符篆，交與谷神，霹靂一聲，騰空竟去。谷神曰：「本欲留爾久談世故，奈通明旨下，宜吾上殿，不暇奉陪。」遂送三緘出宮，拱手而別。

其時天已發曉，三緘回視非大第也，乃一小閣，閤門一額曰：「五穀神祠。」三緘詫異久之，緩緩歸觀。狐疑曰：「吾師何往，幾令弟子四處尋遍矣。」三緘將所見所聞備陳顛末。

老僧曰：「溪之上流名『倒崖觀』，塑有五穀神像於其內，叩禱極靈。久就傾頹，村人欲宏其屋宇而未果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吾所遇者，即此神也。」老僧曰：「若非道長功高德大，安得遇此。」言已各歸室內。狐疑曰：「不知不覺，是觀已住三日矣，師其行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再遲一二日，未為晚也。」是夜，三緘將功習後偶爾神倦，忽不及持，恍惚間復到垂楊，溪水之聲儼然如昨。三緘仍效前日席地坐之，目睹野蛺蝶爭飛，粉含樹外，流鶯弄巧，梭織枝頭。窺之未已，忽聽鳴鐘唱道，人聲鬧攘。驚而仰望，紅旗紫蓋夾道而來。三緘以為陽世貴官，避於溪左，殊貴官到此駐下乘輿。命人傳呼三緘。三緘至，貴官攜手並坐輿中，其去如風。頃刻到一所在，千門萬戶，煙火連雲。剛入其間，又一乘輿者至，儀從一切皆與此官無殊。

彼官在輿，拱手詢曰：「銅仁今歲收穫如何？」此官搖首曰：「無年耳。」彼官曰：「吾邑亦如公之所言，今日特來都會府，再為計議商請，不知是事若何了局也。」此官曰：「吾亦欲如是，但要生民知改，則此事乃易請之，如其桀驁不馴，難邀上准矣。」相談數語，並轡而行。行至會府，此官曰：「道士穩坐一時，吾入府會議，議罷即返。」三緘曰：「可。」此官下得輿來，整整衣冠，竟投會府。入內未久，復出登輿，轉上坦途，望前進發。

俄而陰風驟起，冷氣逼人。此官曰：「將輿停下。陰風起處，伸冤者至矣。」三緘極目，東面道上果來三四婦女，向輿拜舞。此官下輿迎之曰：「元君等不在節孝宮內享受冥福，來此何為？」婦女同聲曰：「吾輩身係女流，不能建功立業於天下，閨門株

守，所能為者節孝二字。生前茹冰含糞，原屬吾輩份所當盡，然畢世辛苦，僅存於沒後者，此虛名耳。今銅仁邑宰編修縣誌，新舊節孝理宜並存，何修志生謝文英以孝廉自恃，將舊志所載除去數十名。吾輩上奏天皇，斥彼狂妄廢公，子孫以乞丐報之，書香永絕。是文行在貴署，冀其即速施行，毋得滯留，以雪眾恨。」此官曰：「侯文到日，隨即顯報，不敢稍緩須臾也。」言罷，婦女別去，此官亦登輿而行。

頃之又至一市，人聲濟濟，市東一衙高聳，外跪無數罪犯。

乘輿剛到，鼓聲大震，此官登座，役吏朝參後，官導三緘直入內廳，設筵款待。酒逾三盞，此官曰：「道士知吾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見情形，其殆陰府之司政者歟？」官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貴官所司何邑，所受何職？」官曰：「吾乃銅仁社令耳。」三緘起離席言曰：「社令神祇，吾當拜叩。」此官忙挽以手曰：「爾乃有道之士，為上天所喜，加以在肩闡道，吾等皆欽敬之。茲之請君來衙者，特有大事相托也。」三緘欲問其所托，堂上鼓震如雷。此官曰：「嘉客少坐，吾且登堂理政，片時發落後，即來陪酌，以托大事焉。」三緘坐在席間，一吏勸飲。久之此官不至，吏亦呼去。三緘離席暗至堂後視之，見此官上坐，下跪一叟，兩手捧著頭顱，鮮血染衣，悲泣不止。

此官詢曰：「爾壽查來尚有數年，為何即到冥府？」老叟曰：「吾因長子不孝，不予供奉，於饑餓已極之際去求二三子，俱言長兄輪供未滿，不應彼給，各與妻兒午餐，未嘗呼吾與之同食。吾氣逆胸懷，歸詈長子。長子門口不讓。吾忿甚，以杖叩之。殊彼持刃划箴，突以刀背立擊吾腦而亡。望大王活捉伊魂，來茲對審。」此官曰：「吾立命勾魂使者將爾長子勾至。」即書朱票與使者持去。去不多時，果見鎖來一人，跪於殿下。此官詈曰：「爾者長子，胡以刀背擊爾父腦？真上觸天地之怒，下惹鬼神之愁矣。」其人曰：「吾於五六齡時，曾見吾父刀擊吾祖，吾祖幸而脫逃，未至亡身。父之待祖如是，吾亦效法，不意誤擊其腦，立喪黃泉。此皆吾躬不應效父所致。且吾父平日未講孝悌以教吾，兼未送入孔氏之門，目不識丁，及吾將父擊斃，始聞人言嘖嘖，擊父於死，必受劓刑。是其造此大罪滔天，皆吾父所害也。望大王詳察。」此官聆說，轉詈老叟曰：「爾於爾子少時，不嚴加教訓，一味溺愛，長彼忤逆性情。況爾當年亦以刀擊爾父，爾子效尤其逆，因而擊爾。爾之死，是爾自殺也，是爾自殺而又害爾之子也。俟爾子於陽世刑受萬剮後，吾與判斷分明。」當命還魂使者送此子魂仍附本身，以受王法，將是老叟監獄候詢焉。

審畢歸筵，咨嗟歎息而謂三緘曰：「爾望道成他日，須趁此際多積外功。吾之所托者，惱恨人心大壞，不似上古。第一倫常不正，不惟參商手足，凍餒椿萱，而且弑父弑兄，無有忌憚。推原其故，皆無闡明倫理之人以安天下也。此罪歸之讀書士子。望道士雲遊四海，處處講說，將有益於斯世，即有益於汝躬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之雲遊，何事不為天下闡發，奈人心不轉，將如之何？」此官曰：「五倫不明，雖不能浼仁聖之君，生靈難免大劫之累。」言已，送三緘出殿。臨別時，拱手叮嚀，亦在明倫之托。三緘應諾而返。

一夢蘇來，天已曉矣。辭別老衲，上道而行。狐疑曰：「吾師昨夜習功，未能如前之凝神聚氣而合目不動者，殆倦而入夢歟？」三緘曰：「爾功進矣，能窺吾急矣，然吾非急也。」遂將所遇歷歷言之。狐疑曰：「下界有托於師，師必沿途闡明，方不負彼切囑。」三緘曰：「這是自然，毋容汝告。」狐疑曰：「師今歸里，何日起程？」三緘曰：「師歸，意欲約集族黨，建立宗祠，所行之或早或遲，未可預定。」紫光曰：「師行如速，弟子歸家，恐其一時不能了卻事務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吾限半載之期，在家俟汝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已撫有子，祖基概付，料理不煩。若汝則宜撫子承桃，以為梗祀，必於半載內急急調停，乃能追蹤吾師也。」師徒正在言談，日又西墜。三緘曰：「爾二弟子，何人去訪寺觀，以棲今夕之身。」紫光曰：「曩盡勞道兄，今日吾願尋之。」遂辭三緘，竟向前途訪問。